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mountain range in the upper left, with a prominent, light-colored waterfall or stream flowing down the left side. The sky is a muted, earthy tone, populated by several small, dark silhouettes of birds in flight.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minimalist and evocative.

遠千里詩文集

YUANQIANLISHIWENJI

Z217/86

遠千里詩文集

YUANQIANLISHIWENJI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5264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800264

远千里诗文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0 5/8印张 263,000字 印数：1—5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4 定价：（精）1.80元



远千里同志像

（在……上）（大）
 有存一……也！老子的早晚是……

的！

在王一大掃店的時候，楊文儒習了個

景臣被八路軍打死了。楊文儒趕這批令，

又給宮崎中陽送，送了兩根金條，還有許

多首飾、襪子。宮崎就任着楊文儒為鄂豫

鄂的副司令。因為這司令由楊文儒兼任了

。

楊文儒既是副司令，但是宮崎握着實權

。楊文儒不過是掛個名兒罷了。和文儒爭……

打了日本鬼子，就可以任所欲為的。

因為平素上沒了八路軍的實力部隊，

楊文儒也就胆大妄為了。他並不顧起家底

撒回仙人死，甚已也不管他的回報，但

他自己却時常帶着楊文儒，因仙人秉言

抖威風。在一九四二年中戰時期，他在仙

湖北省文藝協會

远千里同志手迹

序

“生命和人交朋友，
不过几十年，
岂能将它轻轻虚掷？
碌碌无为是一生，
卑躬屈膝是一生，
而磊落光辉
照耀千古
也是一生！”

远千里同志这首诗写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写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诗，诗人这首写给自己的铭志诗，也成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千里同志生于一九一五年八月，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仅仅五十三岁。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今天，在阴云散去，大地重光，祖国正向现代化起步迅跑的时候，多少和他并肩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老战友，以及在他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同志，作家、诗人，纷纷著文写诗怀念他。怀念他青少年时代的斗争情景；怀念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英勇奋战的作为；怀念他作为文艺战线优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品

质和作风，怀念他一生以诗当战鼓，对祖国对人民的激越情怀……

千里同志十五岁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已经是一个小小的诗人了。他名叫宝琨，也叫秀峰，发表诗作时叫千里。他在少共大哥哥们的帮助介绍下，热心地阅读《拓荒者》、《战鼓》、《太阳月刊》，他的诗也象一面战鼓，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敲响了。他写的诗特点是清新、简洁。这个长头发，大眼睛火亮亮的美少年，经常左手托着一摞书，走路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学校的文学研究会里，常听他大讲无产阶级文学。根据他的志愿，他参加了左联。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我们祖国的土地后，在学校的走廊下经常听他喊：“我们不能当亡国奴！”在平津学生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保定学生的救亡运动也沸腾起来了。千里写诗，写了上街去贴。此外还下农村上工厂，做抗日救亡宣传。到码头去查日货，到大街上去游行示威……学生军成立了，千里首先报了名。他整天匆匆忙忙，喊着要“上前线！打鬼子！”当时由于蒋介石的“不许抵抗”的政策，国土失去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千里非常担忧，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的脸几乎是惨白的了。当他得知蒋介石不许救亡，说：“抗日是国家的事，读书才是学生的事……”这使千里无比愤慨，他口口声声说着：“蒋介石一定是个卖国贼！”一九三二年上学期，保定二师被解散。他和同学们失掉联系，只身来到当时的北平，在中华中学读了一些时书，后弃学，革命、跑图书馆、写诗。和二师学潮后分散了又聚在一起的一群革命青年，过着清贫的半饥半饱的生活。一九三五年他考入北平河北省电政管理局的技工学校，做了电线技工。由于架设线路，曾到过陕西、成都、重庆等地，使他更广泛地接触了贫苦的人民大众，写下了不少反映旧中国人民生活的诗篇。

“七·七”事变后，他于一九三八年离开了日寇占领的北平，投奔抗日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冀中人民自卫军。他在《自

卫》报社任记者，后又到冀中军区的“新世纪”剧社，在《歌与剧》、《新世纪诗刊》、《诗与画》等刊物做编辑出版工作。那时在冀中抗日根据地铅印机器很少，同志们是用铁笔刻写蝇头小字，油印这些宣传演唱材料。千里带领着同志们刻蜡版，推油滚子，包装、发行，推着小车送交通站，从不怕苦怕累。这时他写了大量的诗，并提出：“诗贵自然，不尚雕琢，我向民歌学习。”

他的诗深入浅出，通俗明快，深受根据地人民的喜爱。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五一一大扫荡”。在冀中这块平如地毯一般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大平原上，四边围着平汉、石德、津浦、京山四条铁路，构成了这块大平原的封锁圈。在这个封锁圈里分布有八千多座村庄，敌人在主要村镇上建立军事据点一千七百五十多个，挖封锁路沟总长两万五千余里。把抗日冀中根据地，分割成两千六百七十多个小块。就在这棋盘似的战场上，日军集结了十万人，来与吕正操、程子华将军率领的冀中部队两万余人决战。战争从五月一日开始，一直打到六月底。我们的部队打散了，集结起来再战；指挥员牺牲了，战士组织起来打。日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将我主力部队逐出，全部占领冀中抗日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则化整为零，与党政工作人员结合在一起，继续坚持斗争。这时，千里和同志们皆陷入重围中，战后两个月，才摆脱日军猛烈追击，回到完县张各庄一带。后与“新世纪”“火线”各分区剧社脱难归来的同志，合编为一，移屯于南洪城。那时，千里同志总诙谐地与战友们说：“这次战争没死，以后就永远不会死了。因为阎王老儿早把咱们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勾掉了——象孙悟空被除了名那样。”他在那种与敌人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残酷形势下，依然豪情满怀，没有半点颓唐之气。当组织决定将集结在北岳山区的冀中党政机关干部，分批输送到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或回冀中发展游击战争恢复根据地时，千里同志是被最先派赴返回冀中他的家乡——白洋淀地区的一

个。临行前，他与战友话别，爬上高山，东望云气低沉的平原地带，战友不由得为他的安危担心。他则安详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冀中人民不被斩尽杀绝，就不愁我们不能生存发展。”那时，也有那么一些被残酷的斗争吓软，没有勇气投身于凶多吉少的敌占区的人，千里同志则说：“‘为嫌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我们应当这样做。大丈夫死则死矣，安能用别人牺牲换取自己的尊荣。我先去，白洋淀上等你们。’于是他换上了便衣，就与几位同志结伴下山了。

在碉堡林立的冀中，空前大浩劫之后的局面，真是：“村口带孝，户户哭声”。千里同志与一位老战友，在老乡的掩护下在地下会面。两人互勉：不论环境如何恶劣，誓作一个有气节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两人临别依依时，千里同志用斯大林的话来鼓励战友，那段话的大意是：你看见过叶尼塞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一种渔夫说：“弟兄们，把舵掌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另一种渔夫叫苦连天，灰心丧气，说：“弟兄们，躺在船底，闭上眼睛，也许咱们能侥幸冲到岸边哩！”他讲这个故事勉励战友，不作灰心丧气的渔夫，作顶风破浪的前进者。他就是在这样的年代，一九四三年一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冀中腹地与敌人展开地道战的时候，千里同志在地洞里坚持报纸工作。这种地洞潮湿，窒息，人在里边如同活埋在坟墓里一般。而他每天钻进去，在萤火虫一般的灯光下，写抗日宣传品，写街头诗。只能在每天清晨从地洞里出来，透透风，吸几口新鲜空气。一年、两年……后来他转移到白洋淀水乡，又长期在船上生活战斗，致使他得了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病。他带病参加打肃宁城的战役，黎明撤退时掉入护城河，病发。先是下肢麻痹瘫痪，随后就卧床不起了。他又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高高兴兴，借助双拐走路，竟与战友步行十里，到一个叫北榆林庄的村子，去接受报社给他的工作。他先后任冀中九分区政治部随军记

者，冀中军区政治部特派记者；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千里同志先后任《河北日报》副刊编辑组长，河北省文联秘书长、副主任，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一九五六年起任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宣传部副部长。他勤勤恳恳，在河北这块他战斗过的土地上，继续以他的汗水，培育文艺的苗芽和花树。“千里同志的为人”，已成为怀念他的人们流传在口头上的—句赞语。他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诚实、坦荡，表里如一，平易近人的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是青年同志的朋友：多少在他关怀帮助下成长起来的编辑、作家、诗人，回忆他当年几乎是把手教给大家办好文艺刊物的情景，从标点符号和字号的使用，到排版技术及如何选取稿件，他都亲自关注。他亲自约稿，写文章，并嘱咐编辑部注意发现人才，注意多发表青年作者、画家的作品。只要他们的作品在某一方面有特色，某一人物刻划得好，就帮助成全其发表，鼓励作者继续进步。他曾因为退掉一位作者的稿件，后来发现这一稿件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时，而找到作者道歉，使这位作者十分感动，对千里同志这种虚怀若谷的作风，久不忘怀。他爱才若渴，对年龄和他相差二十岁的青年作者，亲自写信，探讨学问。当这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时，他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信给他，信中充满同情与惋惜，寄予信任和希望。今天，这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年作家，称他为良师挚友，表示要在作人作文上，永不负他的教诲。

他是作家们的公仆：他的工作岗位是领导，但他却以知心朋友与公仆的姿态，为他们创造安排各种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的条件。当时河北省的文艺创作情况是：有些同志已着手写长篇，有些有斗争生活经历的同志，准备要写长篇。但是都碰到同样的困难，苦于没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千里同志首先提出来成立一个“创作之家”。他用自己丝毫不使人知晓的劳动，为几位作家准备

了虽极其简陋，然而又确实安静的几间平房，使《红旗谱》在这个小小的“产房”问世了。接着河北数部长篇同时出版，揭开河北文学创作的高潮。千里同志曾提出：“要象滚雪球一样，团结作家队伍。”要五湖四海，越滚体积越大，繁荣河北的文艺事业。有位老作家在怀念他的诗中称他是以“作家风格领同班”。

他严格对己，宽厚对人：解放初期，物质条件是艰苦的，没有宿舍，大家就住办公室同甘共苦。而后来大家都有了家，有了儿女，在这样情况下就必须有宿舍了。有位当年在他领导下的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千里同志分配给我的宿舍是正房，高大明亮，有走廊，有台阶，既干燥又暖和。而千里同志自己住的宿舍却是南房，屋子矮小阴暗，院子的地面要比屋子的地面高，潮湿是可想而知了。而且屋门是在一个窄小的胡同里，出入很不方便。千里同志就是这样对待下级和自己的。”又写道：“一九五二年千里同志主持省文化系统评级定级时，千里同志爱人评的级别，要比与她资历相同的同学低两级。可是从当时在文艺上所做出的成就看，她是比她的同学要高的。但，千里同志强调谦虚，忍让，而且在以后多年的各次提级时，千里同志始终抱这样态度。”在日常工作中出了错误时，他从不推三推四，而是首先把错误的责任自己全部担当起来，进行自我批评，带头改正。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生活小节，可是，正是在这些关系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反映出千里同志的思想作风，体现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千里同志是激情澎湃的诗人，他的诗有如高山流水，源远流长。在旧中国长夜难明的子夜，他就高喊着：“劳动难道是罪过？”“清晨是我们的！”“故人欲问家乡事，野火春风待揭竿。”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诗人提笔号召冀中人民：“……去找吕司令！要身绿军装，领支老套筒；赶走日本鬼，保卫咱老百姓。”他的诗象战鼓，鼓舞着人民的斗志；他的诗象火种，在人民心中点燃着熊熊的斗争烈火。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蒋介石又挑起了内

战。诗人借母亲的口发出召唤：“老娘拿不动刀和枪，谁替老百姓报仇哇？”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祖国朝霞灿烂的早晨，诗人又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千里同志的诗质朴无华，流畅自然，不重雕饰，无斧凿之痕。读起来如行云流水那样舒展畅快。解放后，他曾写过一组《关于诗的诗》，强调“诗人要有经历，但更要有想象”，强调诗的形象感。他又提出：“首先做战士，然后才是诗人。”千里同志留下来的诗，就是一个革命战士用生命写成的。

在千里同志主持文艺的领导工作期间，写了许多指导办刊物和有关创作的文章。这个集子能够找到收进的只有《谈刊物的风格》、《短篇小说的位置》、《怎样才能写得短》三篇短文。千里同志的文章，从来没有空洞的教条术语，总是简短明确地表达他的见解主张。这些经验谈，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依然有值得学习借鉴的意义。

远千里同志的小说，除了《马惊》外，都是写抗日战争的。在戎马倥偬的年代，诗人奔驰在疆场，来不及用小说这种形式，反映当年的生活。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诗人又在做文艺的领导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病休时刻，才有机会坐下来追忆那些值得怀念的往事。因此，读这些小说，就象听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向下一代讲述当年亲自经历的故事一样，亲切通俗，娓娓动听。《小八橹子》写一个老红军出身的干部，临危不惧，机智脱险的动人故事。《战斗班长》反映当年战士在战斗中文化的情景，写得幽默风趣。《河灯信》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梁老太太》写了母子两代英雄，是作者为纪念流传在冀中地区的马母和马本斋的英雄事迹而作的。《白鞋队》写冀中人民同仇敌忾，以送给在前线的亲人每人一双白鞋，鼓舞斗志的故事。这些作品，仍保留着诗人自己的风格，歌颂了战士和人民的情操和心灵美。《马惊》是一九五二年后，省文联关门下乡，千里同志到满城参加合作化

运动后写的。在那样的年代，作者就通过生动的形象，提出了干部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这是他深入生活的感受，表现了千里同志的思想敏锐和见识的卓越。

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流中，也许有如浪花，一闪即逝。千里同志短暂的一生，却给人们留下了闪光的忆念。他的光和热留在壮丽的革命里程中，留在同志和战友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品格，是磊落光辉的，也应是照耀千古的！正如一位著名作家，他的战友在深情怀念他的文章中写的那样：“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编辑小组

一九八〇仲夏



诗

目 次

序.....(1)

诗

子夜歌

燕赵辞(3) 我和骆驼(4) 在电线杆上(6) 綦江的农民(8) 母亲(10) 雅安人语(12) 汉口远眺(13) 过三峡(14)

黎明曲

冀中之歌(17) 去找吕司令(19) 唐团长(20) 拆城(21) 亚五亚六(22) 你想想吧(23) 八路军不知去向(24) 过平汉路小立(25) 青纱帐(26) 在席篓里(28) 她驾着小船(30) 神仙山随笔(32) 夜宿牧羊圈(34) 深山, 夜里的火把(36) 小小的光芒(38) 我爱我的枪(40) 党(41) 六个新乐人(42) 都是区长(49) “一丈高” 打伏击(53) 眸语(57) 拔麦图(58) 恋歌(59) 家信(61) 好兄弟(64)

朝霞颂

海边絮语(69) 海浪(70) 夜至官厅水库(71) 初到新港(72) 盐(73) 夜闻雨声(75) 过保定(76) 车上听广播西河大鼓(77) 访孙犁(78) 春水(79) 黄河夜渡(81) 河山图(83)

关于诗和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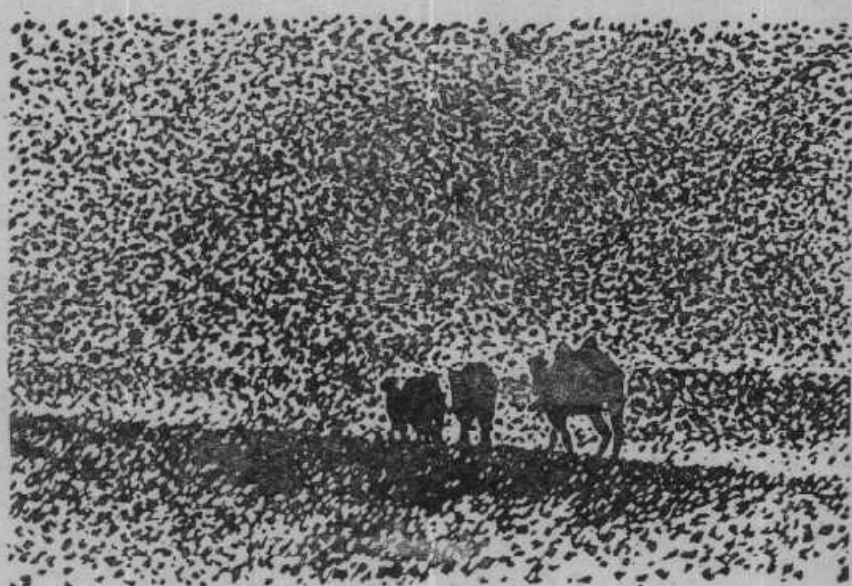
经历和想像(87) 形象(88) 诗与生活(90) 写(91) 春雪(92) 欢迎(93) 有寄(94) 访王奇才将军(95) 战斗(96) 夜醒(97) 生命(98)

小 说

白鞋队·····	(99)
小八橹子·····	(124)
兄妹俩·····	(144)
战斗班长·····	(163)
河灯信·····	(172)
梁老太太·····	(205)
甄大乱·····	(239)
曾虎应战·····	(253)
新春大喜·····	(285)
马惊·····	(303)

论 文

谈刊物的风格·····	(313)
短篇小说的位置·····	(320)
怎样才能写得短·····	(323)
后记·····	(326)



子夜歌